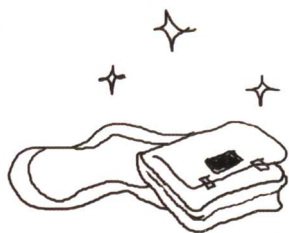


九把刀·著

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

The girl we loved those years



你有没有一个，让你心里面老是会莫名其妙想到的女孩？
如果有，请来翻阅这一本青春的回忆，找寻属于自己的感动！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

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

The girl we loved those years

九把刀·著





九把刀简介

九把刀，原名柯景腾，又号网络文学经典制造机，目前网络文学最大网站猫园中长篇小说版最具人气的作家。东海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生。中国台湾2002年第四届、2003年第五届磺溪文学奖小说奖得主；2004年第一届可米百万电视小说奖冠军。其作品洋溢着黑色神经喜剧的风格，用词辛辣、奇想不断，好笑又能发人深省，别有一番寓意。

代表作

《功夫》、《狼嚎》、《月老》、《红线》、《等一个人的咖啡》、《爱情，两好三坏》、《楼下的房客》、《魔力棒球》等。



魔方工厂投稿专用信箱：
Morefuntiehu@vip.sina.com
Motie@vip.sohu.com



座位前，座位后。
 男孩背上的衣服开始出现蓝色墨点。
 一回头，女孩的笑颜，
 让男孩魂萦梦系了八年，羁绊了一生。

喜欢对的人，身上会发光。
 连续发着八年的光呢。
 八年的喜欢，让我们之间拥有了更深刻的联系。
 比情人饱满，比朋友扎实。
 那是，羁绊。

X.iron 磨铁文化
 磨铁文化
 磨铁文化

责任编辑：李艳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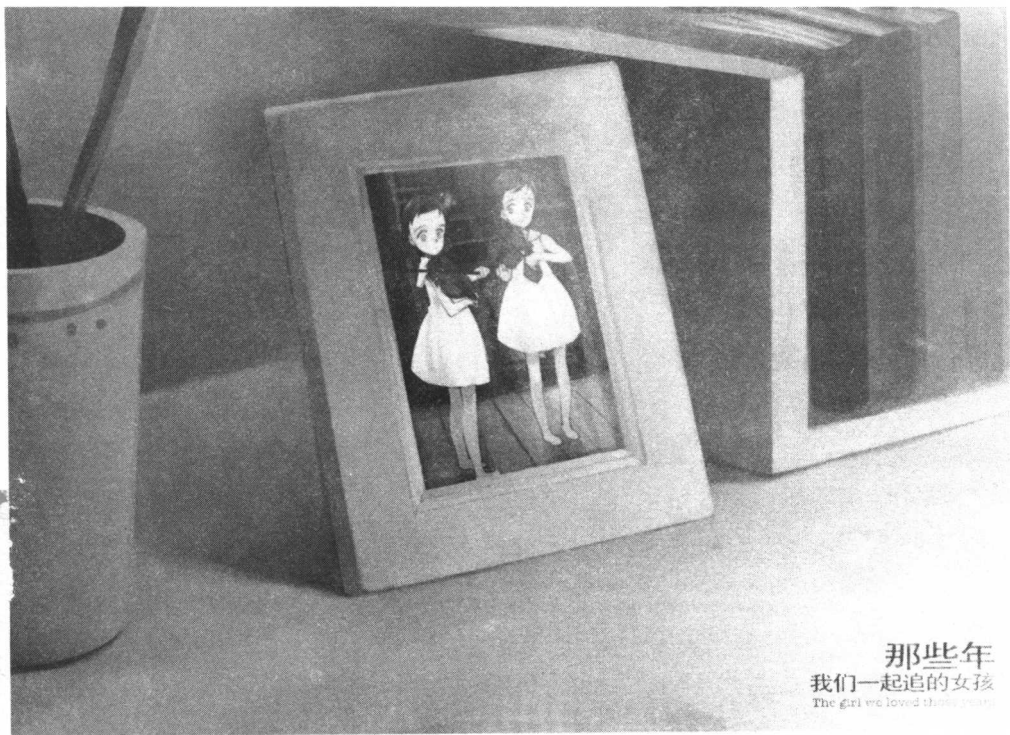
特约监制：李耀辉

特约编辑：何亚娟

照片摄影：编号223

封面设计：熊球 Design studio
 Ryan@yeqiu.com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那些年
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
The girl we loved those years

每个女孩都是我们人生的烛火，照亮了我们每段时期疯狂追求爱情的动人姿态，

帮助我们这些男孩，一步一步，成为像样的男子汉

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再多喜欢那女孩一点。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一点



没有结果的爱情,只要开了花,颜色就是灿烂的。

见识了那道灿烂,我的青春,再也无悔。

序

PROLOGUE

说故事的能力

文 / 方文山



我只能说，有些事，还真的有“天赋”这一回事。

“于是我开始跟墙壁说话，卯起来用圆珠笔在墙壁上涂鸦留言，一个人跟很有义气却默不作声的墙壁讨论起漫画的连载内容，有时还故意提高分贝，让大家知道即使我身处劣势，还是不停地战斗。”

就这么简单的三行字，就已经淋漓尽致生动地描绘出主角凡事不按牌理出牌的无厘头个性。九把刀的语汇就是如此引人入胜地牵引着你兴趣盎然地阅读下去，一样是属于文字的探险世界，九把刀在他小说入口处的小径上硬是长着跟别处不一样的羊齿植物。

当李安选择王度庐原著《卧虎藏龙》改拍成电影，而不是采用拥有华人武侠至尊地位的金庸小说，并且得到第七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时，这已经赏了一巴掌似的提醒我们一件事——说故事的能力远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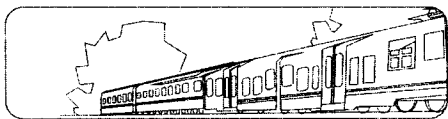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本身重要。如果李安是擅长用影像魅力说故事的人,那九把刀就是把文字玩弄于股掌间,熟稔于文字魅力的人。

写作不难,难的是故事题材的寻找,故事题材的构思其实也不难,难的是作者个人的叙事手法有何特殊,也就是说故事的方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。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是一段关于年少轻狂很家常菜的故事,是任何人都拥有过的人生经历,但九把刀却硬是有能力让你花钱去购买他的人生经历,这种特殊的说故事的能力,在暂时还想不出其他合理贴切的形容词时,我们姑且称之为“天赋”。

只要够喜欢，就没有办不到的等待。
就可以一直靠信仰爱情，坚持下去。



Remark 前言



五年了，坐在计算机前，头一次找不到写作的坐标。

在连载《猎命师》的几个月中，我一直没有间断过独立故事的创作。《爱情，两好三坏》、《杀手》、《少林寺第八铜人》等，创作的幅度持续扩大，依旧不受限于类型的羁绊。

同一时间创作两三个故事已是常态。在这样不断的自我训练下，所谓的“写作风格”对我来说已是奇怪的名词。我的大脑就像一排闪着红灯的延长线，上面有好几个电源插座，各自标示着不同故事题材所需要的能量。每次开启新的故事，就只是将插头接上插座，啪嚓一声，便开始了想象力的冒险。

对于一个题材取之不尽的作家来说（好啦！我知道臭屁是我的老毛病），挑选题材最后竟成了烦恼，因为一旦开始了新的创作战斗，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该放什么情绪、用什么节奏，去调整故事与故事之间的焦距时差。

现在又到了我苦思该写哪个故事的时候。

该轮到哪种题材了？武侠？奇幻？都会？爱情？异想？每一个故事



那些年

我们一起追的女孩

The girl we loved those years

都在大脑的灵感库里敲敲打打，咆哮着放它出去。

“那么容易就好了。”我嘀咕。

故事是我的翅膀，从来就不是我的囚牢。

只要等到对的风，我就可以开始飞翔。

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。过去半年发生了很多事，母亲的卧病尤其冲击家里所有成员的生命，我在病床旁打开记忆的门，细细碎碎记录下关于母亲与我年少轻狂的一切。日复一日，就在我用键盘倾倒心酸甜蜜的往事时，一种名为“青春”的洪水再度淹没了我。

“那就写一段关于我们的故事吧。”廖英宏戴上军帽，笑笑。

“是啊，将我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吧。”许博淳在美国留学，在BBS的黑板写下。

于是我发现背脊上，悄悄生出了一对翅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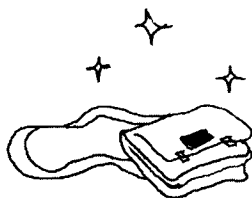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再想一下。”我搔搔头。因为风还未起。

然后，她捎来了一通电话。

故事

应该从那一面墙开始起





Chapter 1

故事，应该从那一面墙开始说起。

1990年夏天，彰化精诚中学国中部，美术甲班二年级。

一个坚信自己杂乱的自然鬃发终有一天会通通直起来的男孩，由于太喜欢在上课时乱开玩笑、爱跟周遭同学抬杠，终于被赖导罚坐在教室的最角落。

唯一的邻座，是一面光秃秃的墙壁。

“柯景腾，现在看你怎么吵闹！”赖导冷笑，在讲台上睥睨正忙着搬抽屉的我。

“是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反省的。”我打包好抽屉里乱七八糟的参考书跟图稿，正经八百地挤出一张痛定思痛的脸。

妈的。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烂同学，我上课不收费努力搞笑，让大家的青春欢乐到疯掉，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？我一边整理新桌子一边在心中干骂。

为了拿到每周一次的“荣誉班”奖状，赖导对上课秩序的要求很高，采取的管理手段也是高规格的“狗咬狗”政策。每个礼拜一，全班同学都



得在空白测验纸上，匿名写下上周最爱吵闹的三个人，交给风纪股长曹国胜统计。

每次统计后的黑名单一出炉，被告状最多人次的榜首就要倒大霉，赖导会打电话告诉家长这位吵闹王在学校的所作所为，然后罚东罚西，让常常荣登榜首的我不胜其扰。

对于这次我被罚坐在墙壁旁边、近乎孤岛地一个人上课这件事，全班四十五个同学并不以为然，个个都抱着看好戏的心态等待接下来的发展。

是的，身为黑名单榜首，怎么可能被这种不像样的处罚给击倒？

“哈哈，现在你要怎么办？”杨泽于拨着头发，他是黑名单的榜眼。

“靠。”我很不服气，带给大家欢笑难道也是一种罪？

“喂，说真的，我没有写你喔！”廖英宏指的是黑名单的匿名投票。他本人身为班上的王牌小丑，当然也是黑名单的常客。

“我也没写你啊，王八蛋你明明就比我爱闹。”我说。

但其实我有写廖英宏，不懂自保就大错特错了，这就是匿名下的白色恐怖，逼得大家泯灭友谊交换恶魔的糖果。而且……我也不相信廖英宏没有写我。

“柯景腾，你现在超可怜的啦，只剩下墙壁可以讲话。”绰号怪兽的郑孟修，是我的好哥们，家住鹿港，每天搭校车上下学。

“靠。”我比中指。

大家安静上课我也安静上课，简直毫无创意。

我玩着圆珠笔，看着右手边的那面墙。

区区一面墙……区区一面墙？只是要给我难看罢了。

“我的青春，可不是一面墙。”我嗤之以鼻。



那些年

我们一起追的女孩

The girl we loved those years

于是我开始跟墙壁说话，卯起来用圆珠笔在墙壁上涂鸦留言，一个人跟很有义气却默不作声的墙壁讨论起漫画的连载内容，有时还故意提高分贝，让大家知道我即使身处劣势，还是不停地战斗。

一个礼拜后，跟墙壁说话的我再度蝉联黑名单榜首。

毫无意外。

冷硬的黑板前，赖导气得全身发抖，看着满脸无辜的我。

“柯景腾，你是怎么一回事？干吗跟墙壁讲话！”赖导的额头暴出青筋。

“老师，我已经在好好反省了，我会尽量克制跟墙壁讲话的冲动。”我难为情地抓头，手指在脑袋后面比了根中指，全班同学竭力忍住笑意。

赖导痛苦地闭上眼睛，眼皮底下转着各种压制我的念头，全班屏息以待赖导的大爆炸。当时的我非常享受这样的氛围，幼稚地将这种惩罚对待当做是聚光灯下的骄傲。

来吧！赖导！展现你身为名师的气魄！

“柯景腾。”赖导深深吐出一口浊气。

“是的老师。”我诚恳地看着赖导。

“你坐到沈佳仪前面。”赖导睁开眼睛，血丝满布。

“啊？”我不解。

什么跟什么啊。

沈佳仪是班上最乖巧的女生，功课好，人缘佳，是个连女生都无法生起嫉妒心的女孩子。短发，有点小雀斑，气质出众。

气质出众到，连我这种自大狂比赛冠军在她面前，都感到自惭形秽。

“沈佳仪，从今以后柯景腾这个大麻烦就交给你了。”赖导语重心长。

沈佳仪皱起眉头，深深叹了口气，似乎对“我”这个“责任”感到很无奈。



而我，恐怖到了极点的黑名单榜首，竟然要给一个瘦弱的女孩子严加管教？全班同学开始发出幸灾乐祸的嘘声，杨泽于甚至忍不住大笑了出来。靠！

“老师，我已经在反省了。真的！真的好好反省了！”我震惊。

“沈佳仪，可以吗？”赖导竟然用问句，可见沈佳仪超然的地位。

“嗯。”沈佳仪勉为其难答允，我整个脑袋顿时一片受尽屈辱的空白。

于是故事的镜头，从那一面涂鸦拙拙的墙壁，悄悄带到沈佳仪清秀脸孔上的小雀斑。

我的青春，不，我们的青春，就这么开始。